

彰顯天主的愛：瑪利諾女修會百年慶

安貝蒂著 陳愛潔譯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對於聖道明瑪利諾女修會來說，數百位修女的千里之行是始於一百年前，即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就是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於一九一年成立的翌年。

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天主教人口主要由東歐和西歐湧來的貧窮移民組成。美國是基督教國家，而當時人們對任何涉及「教宗制度」的事物都十分懷疑。美國的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團體在外傳教的歷史非常悠久。美國的基督教傳教士早已

於一八二九年以前赴中國，在華南沿海地區設立傳教站；他們到過澳門這個天主教會在遠東的橋頭堡；也在新加坡傳教。他們在各地除了努力傳揚福音外，還建立教會學校，開設診所，提供現代醫藥服務；照顧數以百計的棄嬰。同一時期，美國的天主教會沒有什麼類似的事物可以誇耀。

在中國已有不少來自歐洲的天主教組織，他們做了很多基督教徒同樣的工作，但是美國的天主教傳教士顯然遲遲未出現。直至在一九零八年，羅馬才決定美國的天主教會終於達到「成年」

的階段，把它從傳教地區的名單剔除。這是一個歡迎的姿態，但本身並不表示美國天主教會很快在派遣傳教士這方面成爲領導的教會。

開端

事情的轉變在不少程度上是由於三位人，以及美國主教團的善意和熱誠，渴望美國教會盡力分擔世界的福傳工作。這三位人物是：傳信部駐麻省波士頓辦事處主任華爾實神父、（James Anthony Walsh）（編按：這位創會的 James Anthony Walsh 神父一直沒有法定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稱亦容易與後來的另一位 Walsh 華理柱神父相混淆，現參照其他中文著作使用此譯名；）首位晉鐸的北卡羅萊納人普瑞斯（Thomas Frederick Price）神父，以及麻省北安普敦史密斯學院畢業生及波士頓一學校教師瑪利·若瑟芬·羅澤斯（Mary Josephine Rogers）。

一九零四年，華爾實與普瑞斯首次相遇。一

九一零年，他們二人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上重逢。這兩位男士發現擁有一同一夢想，就是在美國成立外方傳教修院。一九一零年，兩位神父和瑪利·若瑟芬·羅澤斯爲了這共同目標而合作。他們三人一起奉獻自己的生命，創立美國傳教會。瑪利諾傳教運動誕生了！

本文要介紹的這團隊第三位成員瑪利·若瑟芬·羅澤斯所擔當與今年（二零一二年）慶祝百年周年紀念的聖道明瑪利諾女修會關係深遠。一九零三年六月一個美好的晚上，史密斯學院的年輕老師瑪利·若瑟芬·羅澤斯在校園向著學生大樓走，忽然聽到一群女孩子的歡呼聲，她們走出來圍成圓圈，高唱《基督精兵前進》（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這些少女剛剛簽署學生義工承諾，並在九月出發前往中國作傳教士。她們將在傳教點的教會學校任教，或在教會醫院和診所工作。對瑪利·若瑟芬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恩寵時刻。她被所見到的一切深深打動，於是很快

走到校園外的天主教堂，她在那裡說：「我以剛才目睹的事物來衡量我的信仰及其表達……事實上，我都沒做過什麼事……由那一刻開始，我有工作要做，不論小事或大事，唯獨天主知曉。」

瑪利·若瑟芬·羅澤斯

家人和朋友都暱稱瑪利·若瑟芬·羅澤斯，為莫莉（Mollie），她於一八八二年十月廿七日在美國北部麻省波士頓一個虔敬的公教家庭出生，是家中的第四名孩子，也是首個女兒。她居住在一個北方新教徒佔多數的地區。莫莉的父親送她到市內的公立小學和中學讀書。到了上大學的時候，父親揀選了著名的聖公會女子大學——史密斯學院。瑪利·若瑟芬不像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很多女修會創辦人那樣；她從未入讀天主教學校，也從沒有修女作過老師或導師。

莫莉於一九零五年六月在史密斯學院畢業，主修動物學。她在一九零六年秋季返回學院，

應邀在動物學系擔任示範員。學院為基督教學生設有聖經和傳教學會，卻沒有類似的天主教組織。有些教學人員關心此事，其中包括史密斯學院基督徒工作聯會顧問依撒伯爾·德寧·韓思琴（Elizabeth Deering Hanscom）。在一次教學人員的茶會上，韓思琴向莫莉建議可以為天主教學生開始「聖經班」。在二十世紀初，教會為公教女青年提供一些獎勵，鼓勵她們閱讀或教授聖經。莫莉提出另一項建議——「成立一個傳教學會」。這項建議獲得接納，致使她向傳信會主任華爾實神父請教。莫莉與華神父在十二月見面，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數個月內，莫莉除了在史密斯學院工作外，已組織一個生氣勃勃的天主教傳教會，並忙於編輯和翻譯華神父新近創辦的《遠方》（*The Field Afar*）傳教雜誌。莫莉在動物學系擔任了兩年的示範員之後，便離開史密斯學院，轉到波士頓的一間學校工作，她在那裡可以更容易協助華神父的日常傳教工作。

瑪利諾運動催化德蘭秘書團

華爾實神父和普瑞斯神父在蒙特利爾會面後的七個月裡，他們完成了在美國成立外方傳教修院的建議書。一九一一年四月廿七日，美國主教團通過他們的建議。接著在六月廿九日聖伯多祿聖保祿瞻禮，獲得教宗批准。那個日子被視為美國外方傳教會（瑪利諾神父）的創立日子。修會的首個會院位於紐約市外三十三公里的小村莊霍索恩（Hawthorne）。

計劃之所以成功，在不少程度上要歸功於瑪利·若瑟芬和另外三位來自麻省的女士：瑪利·路易斯·何安（Mary Louise Wholean）、莎拉·蘇利雲（Sara Sullivan）和瑪利·德懷爾（Mary Dwyer）。她們是首批為外方傳教事業服務的義工。要把瑪利諾女修會和男修會的成立分開，這是不可能的。華爾實神父要求這些女義工離開波士頓，來到霍索恩。瑪利·路易斯·何安、莎拉·

蘇利雲和瑪利·德懷爾等三人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抵達波士頓；瑪利·若瑟芬·羅澤斯因家中發生經濟危機而暫時延遲。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被視為瑪利諾女修會的成立日子。莫莉聯同新候選人瑪加利大·謝伊（Margaret Shea）於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抵達。

華爾實神父意識到這些女青年需要領導，於是委任瑪利·若瑟芬為霍索恩的「家長」，並給她起名瑪利·若瑟。在霍索恩的時間很短。修生、女義工和整個剛成立的組織不久便遷往位於紐約奧塞寧（Ossining）山上的新居。他們稱這小山為瑪利諾（Maryknoll），以恭敬聖母。團體內的婦女從事各式各樣的文書工作，包括出版《遠方》雜誌。她們要郵寄通訊、做編輯和文字工作、翻譯傳教文章，以及簿記和打字等；也負責《遠方》的發行工作，及保存捐款人的記錄。因此，她們被稱為「秘書團」。一九一三年，「秘書團」以聖女大德蘭起名，成為「瑪利諾的德蘭秘書團」。

迅速擴展

美國各地的女青年很快找到自己的方法來到瑪利諾，加入她們的義工行列。眾人視瑪利·若瑟芬為模範，並力求效法他們的榜樣。瑪利·若瑟芬的心裡知道她們最終會成為修女。她們也會像天主教外方傳教會的男士一樣，把基督的愛帶到外地。

一九一四年，「德蘭秘書團」獲得羅馬的正式批准，成為「外方傳教會」。由於在成立過程出現了一些錯失，羅馬懷疑美國女性是否有能力經得起傳教生活的艱苦，於是兩次拒絕該團體提出成立修會的請求，最後在第三次請求（一九二零年二月十四日）時正式批准。教會承認他們為教區修會，定名為「聖道明傳教女修會」，而瑪利·若瑟芬成為瑪利·若瑟修女。她們的人數已達到三十五人。一九二一年二月，瑪利·若瑟修女連同其他廿二位修女矢發初願。這確是夢境成真。

她們現在是教會認可的道明女修會，專門致力於傳教工作。同年，另一個夢想也成真了。

好幾位修女已經被派到美國西岸洛杉磯和西雅圖，服務當地的日本移民。隨著聖召穩定增長，華爾實神父和瑪利·若瑟修女感到是時候派遣修女到中國。

首個外方傳教點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瑪利諾修女舉行首次出發儀式。六位修女偕同華爾實神父和另一位來自波士頓的神父，於九月廿四日乘坐輪船 *Monteagle* 號啓程前往中國。他們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抵達九龍，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抵達華南陽江。另外六位修女在翌年出發前赴中國。

聖道明外方傳教女修會在一九二五年舉行首屆大會。修女們選出瑪利·若瑟修女為首任總會長。到了一九三零年，修女們擴展她們的傳教事業，不但在華南地區，還到了韓國、中國東北

部、菲律賓和夏威夷。瑪利·若瑟修女出任總會長直至一九四六年。當時，她已經六十四歲，而團體的人數亦接近八百人。在一九五四年，瑪利諾女修會成爲宗座機構，而且被稱爲聖道明瑪利諾女修會。

千里之行常是紊亂的旅程，既充滿成功喜樂，也充滿痛苦悲傷。身爲傳教士，瑪利諾會修女時常陷於要對抗土匪的敵對地區，面對艱難和疾病，其憐憫行動遭受非議，並身陷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被派駐遠東、中國、香港和菲律賓的人都成了戰犯。有些人甚至在獄中多年，被剝奪食物、住所，備受折磨，甚至要受水刑。也有人在戰爭中喪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但這不過是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獲勝，以及韓戰於一九五二年爆發的序幕。

儘管瑪利諾女修會遇到不少艱難，但會士人數繼續增長。隨著戰爭國家和中共驅逐傳教士，她們在中美和南美設立新的傳教站。瑪利·若瑟

修女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逝世，終年七十三歲。她生前看到她的修女們在亞洲、非洲、歐洲、中南美洲、中太平洋島嶼，以及美國等地，見證天主的慈愛。她對教會傳教事業和對人類所作出貢獻備受注意。她生前獲得的尊敬超出她的團體的範圍。她獲得兩個名譽法律博士學位，分別由波士頓瑞吉斯學院（Regis College）於一九四五年頒發，和華盛頓州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於一九四九年頒發，還有，在一九五零年，她的母校史密斯學院給她頒發文學博士學位。

風雲幻變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對瑪利諾女修會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巨大影響。修女們認真接受大公會議及其有關教會在世界和修道生活的文獻。一九六八年召開的特別事務大會帶來重大改變。先前的肯定、傳統和結構統一很快被懷疑、多元化和新的團體生活方式所

取代。在生活方式、管理、衣著和職務選擇等方面作過實驗。成員的人數亦減少。很多人意識到世界給他們提供很多在修道生活以外的選擇，來活出他們的基督徒聖召。

然而，有些事物是沒有改變的，正如修女們奮力忠於會祖的神恩。正如在創會初期，瑪利諾會修女仍承諾跨越疆界，不管是文化、社會、宗教、地理或經濟的邊界，宣講天國的福音。修女們使她們的職務往多元化方面發展，以回應在教會、傳教概念和世界所出現的轉變。儘管她們放棄很多機構的工作，但保留醫療、傳播、教育、農業，以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工作。她們回應貧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呼喊，呼籲建立社會正義和平、治癒創傷，以及靈修培育。

今日的瑪利諾會修女仍忠於瑪利·若瑟修女的精神和她對跨文化傳教的願景，其成員的背景更趨多元。今日的瑪利諾會修女來自二十一個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屬於不同種族和

國籍。在這一百年來，修女們曾在四十一個國家工作。儘管今日的修女人數比一九六八年高峰時減少，但她們仍在二十五個國家工作，與很多組織合作。瑪利諾會不僅是一個組織；它也是一個運動；它見證其成員的多元化。今天，瑪利諾會修女仍在很多國家與很多其他組織合作，分享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她們也與瑪利諾大家庭新增加的成員瑪利諾教友傳教士、瑪利諾分會合作，眾人都是傳教工作的夥伴。

今天，瑪利·若瑟修女仍然激勵她的修女們經歷悲喜和得失。她常常願意她的追隨者體現她所稱的瑪利諾精神。她被問及如何形容這精神時回答：「作天主之愛的反映，不多不少，就是天主之愛的反映。」瑪利諾女修會慶祝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她們停下來回想和感謝天主在那些年來的奇妙之愛和奇蹟，正如瑪利·若瑟修女曾經指出，「我們的計劃雖小，卻有大成就。」

□